

新书点击

蚯蚓，地底下是它们精彩的世界

——读艾米·斯图尔特的《了不起的地下工作者》



□几 又

艾米·斯图尔特是美国著名的自然文学作家，擅长将自然科学知识与文学写作实现有机结合，信手撷取本书一段文字可见端倪：蚯蚓是深思者，它们仔细琢磨着身边的一切，将这一切翻来覆去，细细探索，并且穿行其中。它们是意志坚定的生物，不紧不慢，却总在行动当中，它们扭动挖掘着，伸展收缩着，不断进食着……

斯图尔特文学抒情的这些灵感，来自于他的亲身体会。与一般科普作品不同，斯图尔特通过亲切的文字，带领读者的思绪，同他一起或在养殖箱中观察蚯蚓，或亲赴外地调查，或与科学家交流，探究地下的那些奥秘。

相信在许多读者印象里，对蚯蚓司空见惯，又似乎知之不多，一些人对这种寡毛软体动物也没什么好感。关于蚯蚓，大多数人所能想象得出的几点或是：蚯蚓无眼无耳，有益于松土，再就是蚯蚓具有再生功能。直到同斯图尔特一起走进蚯蚓的地下世界后，读者会猛然发现，蚯蚓的地下世界原来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斯图尔特从达尔文研究蚯蚓处铺陈，接着引申出蚯蚓这个看似极其脆弱的小动物，居然可以安然度过地球上的几次生物大灭绝的危险期，要知道包括恐龙这种曾在地球上不可一世的动物也在大灭绝中退出了大自然的生态链条。蚯蚓非但没有遭到灭顶之灾，反而从欧洲寒带地区，向其他地区延伸，并迅速繁衍。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蚯蚓是有益的。但斯图尔特通过对北美一些森林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后发现，作为外来物种的蚯蚓大规模进入森林后，“能增加土壤中细菌的数量，同时也降低真菌的数量，而这将影响到哪一类植物会茂盛生长，而哪一类植物将挣扎求存或是惨遭淘汰”，其结果是，“蚯蚓这类如此细小柔

弱的生灵，竟能把地面生活的鸟类和其他生物逼出森林”。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物极必反”的道理。任何事物均有其两面性，当蚯蚓摆出一副“外来物种”的姿态时，自然生态必然遭到严峻挑战，更多时候是被动作出改变，而这必将引发生态系统的连锁反应，祸福难料。

想想蚯蚓之所以能够度过大灭绝期，必然有其不同之处，比如针对环境变化所作出的适应改变能力。20世纪40年代中期，人们发现，“蚯蚓有一种之前并没有被注意到的能力：它们能在体内富集大量的污染物，而依然存活”。对于这种研究发现，达尔文早先有过尖锐的批评：“在人工选择的过程中，人类无意外地在选择上走向了极端。我们是在占蚯蚓的便宜吗？难道我们不应该自己清理干净我们的烂摊子，或者学会从一开始就不去闯祸？”

如果站在生态链的发展角度看，当人类试图通过“占蚯蚓的便宜”的方式，去收拾人类自己撂下的“烂摊子”时，往往不无意中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只不过受科学知识所限，一时半会无法察觉潜在的危害性。

同斯图尔特一起走进蚯蚓那精彩的地下世界，其实也是从另一角度去认识人类自身。当人类的足迹踩遍这个星球时，不知不觉中，蚯蚓跟随着人类的鞋底、车轮，有时只是钓鱼多余的诱饵，轻松“占领”了广阔的大地。更为可叹的是，人类往往还以为自己是地球的主宰者，殊不知，脚底下蚯蚓早就布满了迷宫。

从文学角度看，古今中外卷帙浩繁的文学作品中，之所以鲜见关于蚯蚓方面的艺术结晶，最根本的原因或在于，人类习惯于地球表面生活，即对看得见的世界更能生发出抽象的灵感，而对于脚下的那些难以直接观察之处缺乏深刻的认知。蚯蚓，何尝不是文学的一面镜子呢？

（《了不起的地下工作者：蚯蚓的故事》商务印书馆 2015年1月版）

书市扫描

《我们的文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

作者：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

这是一本了解我国文字大家庭的微型百科全书，以全新的视角讲述文字的故事。内容纵向贯穿文字发展全部历程，横向覆盖了我国20余个民族所使用的30种左右的民族文字，涉及到10余种已经消失的文字。这些来自不同民族的文字，共同组成了我们的文字，中国的文字。



《假面》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1月版

作者：夏茗悠

有一种祝福，叫做“愿你如微信相册里那样过得好”。微信朋友圈里，充斥着各种美图，似乎每个人的生活都光鲜亮丽、幸福美好。不过，这些或许仅仅是生活的一部分。本书以小说的形式，通过“直面你我假面后的真实、脆弱与孤独”这样的主题，让故事的主角在希望中找到了依托。



《袁腾飞讲两宋风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2月版

作者：袁腾飞

这本书是由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里的讲史节目《两宋风云》整理而成的，内容涉及“亡国之君宋徽宗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南宋开国皇帝赵构真是一个懦弱无能的人吗”，“害死岳飞的，究竟是秦桧，还是宋高宗”等，试图让两宋之间那段历史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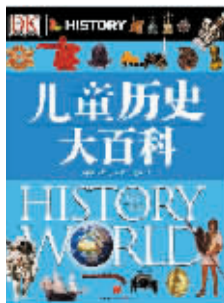


《DK儿童历史大百科》

中信出版社2015年2月版

作者：英国DK公司编著

这是孩子了解世界历史的入门级读物。从史前文明一直讲到21世纪的世界，按人类文明的发展顺序，分别介绍了五大洲的历史人文风情、重要历史事件，并将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地图、绘画、珍贵文物照片和富有趣味的文字解读相结合，为孩子搭建了一座了解世界的历史殿堂。



书讯由市新华书店提供

百家荐书

在多义性的语言中穿行

——读洪子诚的《在北大课堂读诗》

□田 方

诗歌离我们很近，诗歌又离我们很远。说它近，是因为几乎每天我们都能从报刊上看到它的身影；说它远，是因为虽然我们每天接触它，但由于诗歌的主题和语言往往比较隐晦，解读有一定难度，在这样一个读图时代，自然是被人疏离。

叶圣陶先生说过，“文艺鉴赏还得从透彻地了解语言文字入手。这件事看起来似浅近，但是最基本的”。《在北大课堂读诗》一书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著名的文学史家、诗评家洪子诚教授所开设的当代先锋诗歌解读课的内容选编，其中共收录了北大26位学子和年轻诗人在解读课上的主讲报告与讨论，所讨论的诗篇全是当代先锋诗人的有一定欣赏难度的作品。

诗歌的语言多是由意象组合而成的，不是孤芳自赏的艺术。即，诗歌语言属于艺术语言符号系统，它不同于以交际通讯为目的的日常语言符号系统和以逻辑推理论说求证为手段和目的的学科语言符号系统。艺术语言符号系统和非艺术语言符号系统各自遵循独特的系统功能和符号规则，不能混为一谈。品读诗歌，不是“读”而是“品”。如果是只单纯把诗歌朗读或背诵下来，未必就能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诗歌的真实含义。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周啸天说过，“认识诗中的字并不算‘识字’，……诗人常常借这些具有现成意义和习惯用法的语词，以表达某种特定的思想感情，从而形成现代思路。如果读者对这种语汇无所知晓，或不求甚解，对诗意的理解就只能是似是而非。”上世纪80年代，北大以及不少大学之所以在“课堂解诗”，是因为“现代诗”诗潮的兴起以及“现代诗”与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并直接面对有关诗歌“晦涩”、“难懂”的问题。

鉴赏诗歌，乃至“解诗”和“析诗”，首先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诗歌的语言，而诗歌所有的内蕴就隐藏在这语言的背后，如果我们很好地理解了诗歌语言本身，那么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如果依朱自清先生的说法，那就是这种解析自然也要“识得意思”，但

重点关注的可能是“晓得文义”。从这个层面上看，《在北大课堂读诗》的最大价值，是试图探索“现代诗”有异于传统诗歌的艺术构成，也试图重建诗歌文本和读者联系的新途径。

诗歌之所以高雅，被誉为“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就因诗歌的文字精炼、词藻优美、意境含蓄、想象丰富、音韵和谐、节奏鲜明，读之朗朗上口，诵之声韵萦耳，思之其妙无穷。但是现代诗歌却让人感到困惑，感到难懂，感到晦涩难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很少考虑到现代诗歌对诗歌写作性质所作的调整。一如洪子诚教授在书中所言，“现代诗歌，至少是相当一部分现代诗歌，它们写作的目的不是要最终在诗歌中呈现某种明确的思想、主题、观念、意义，也就是说，现代诗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对读者进行感情或思想上的启蒙，甚至更糟糕的，以某种身份优势对读者进行说教”。

但是，诗歌语言的极端也会产生例外。张枣，著名的“巴蜀五君子”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少年张枣以《镜中》、《何人斯》等诗歌而一举成名。《边缘》，是一首颇能体现张枣诗歌写作风格的代表性作品。尽管不少诗评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什么诗歌的“自我意识”、诗歌的“思维过程”非常突出了，什么“诗歌的主题比古典诗歌的主题在层次上更丰富”了，但洪子诚说，“张枣的诗，说老实话，有些我也读不懂”。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晓东甚至说：“90年代诗歌我不是很懂，也不敢看，它对我的智力是一种考验。”或基于此，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孙绍振在《“后新潮”诗的反思》中担忧，“新诗的水平并没有全面提高，相反，给我的印象是，有点江河日下的样子。”

品诗、析诗，既是一种批评，更是一种感悟。其实，诗歌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忆，而且是精神的砥砺。对于“新诗”来说，由于诗与歌的日渐分离，诗的音韵或许可以减弱。然而，一如美国文学博士、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所特别强调的，“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提供并维持这种基本的幻象，使其明显地脱离周围的现实世界，并且明晰地表达出它的形式，直至使它准确无误地与情感的形式相一致。”



投稿邮箱: jzq@cmb.com.cn